

林业文献英译现状与对策研究

梁淑梅^a, 吴伟根^b

(浙江林学院 a.外国语学院; b.科技处,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要: 翻译的本质是译学研究根本问题, 许多有影响的翻译标准和定义已经明确揭示出: “忠实”、“对等”是翻译活动, 特别是以客观性和准确性为基本特征的科技翻译的本质标准。分析林业文献翻译的现状: 新词翻译望文生义、老词新意的翻译落后于时代、专业术语类别混淆不清及遗漏和拼写错误等现象极为严重, 提出了相应对策, 以促进中国林业文献翻译逐步走向规范化。

关键词: 忠实; 功能对等; 标准; 林业文献; 翻译现状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1-0089-04

On the Existing Situation of Forestry Literature English Vers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Liang Shu-mei¹, Wu Wei-gen²

(a.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Zhejiang Forestry University, Lin'an 311300,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translation. Though controversy about this issue has never stopped, many influential criteria and definitions of translation have already revealed that “faithfulness” and “equivalence” are 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translation, especially of technical translation characterized by objectivity and accuracy. In reality, however, numerous translations of forestry literature have failed to meet the criteria, which will undoubtedly affect our forestry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refore,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so as to gradually standardize the forestry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in China.

Key words: faithfulnes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criterion; forestry literature; existing situation

随着林业技术的不断推广, 林业信息的频繁交流, 林业文献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一、翻译本质: “忠实”、“对等”

翻译的本质是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 也是译界一直有分歧的古老话题。尽管译界对此争论不休, 许多有影响的翻译标准和定义已经明确揭示出: “忠实”、“对等”是翻译活动的本质, 是各种体裁翻译的生命线, 偏离了这条生命线, 翻译工作就变得没有意义^[1]。

1. 从翻译定义看“忠实”、“对等”

“定义”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 所以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可见诸于下面的种种定义(杨大亮. 翻译本质再认识)。

收稿日期: 2008-10-28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林业科技词汇英汉互译现状及翻译策略研究”(20060692)

作者简介: 梁淑梅(1963-), 女,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副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英语教育。

卡特福德(Catford 1965:20)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译语)的等值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2]; 巴尔胡达罗夫强调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即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3]; 张今的“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他(译者)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4]; 王宏印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体, 以语言为转换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所谓翻译, 就是把见诸于一种语言的文体用另一种语言准确完整地再造出来, 使译作获得与原作相当的文献价值或文学价值”^[5]。

2. 从翻译标准看“忠实”、“对等”

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 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 同时也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翻译标准“信达雅”时指出: “译文取明深义; 不斤斤

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可见,翻译虽然不必斤斤计较词句的对应和顺序,但一定要抓住原文的要旨,以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为前提。其他翻译理论如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的“忠实、通顺、美”;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以及刘重得的“信、达、切”实质上并没有脱离严复的“信达雅”框架,都把“忠实”作为译者遵循的基本原则,视“忠实”为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尤金·奈达在他的“功能对等”理论中指出:“翻译是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的、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是风格上的对等……翻译首要目的必须是再现原文的信息,任何其他的做法都有译者的职责。”奈达(Nida 1982:12)虽然与严复处于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但他的“功能对等”和严复的“信达雅”可谓是异曲同工,都强调译文要忠实原作,准确、无误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

英国著名翻译家泰特勒在他的专著《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即:“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同;译文应和原文同样流畅自然”。他还进一步强调,如翻译过程中不得已要牺牲某一原则的话,一定要考虑三个原则所处的地位,首先牺牲重要性较低的原则,即“流畅自然”,“风格笔调”,以便传达原文意义的忠实面貌。泰特勒(Tytler 1983: 224-225)提出的翻译原则虽然主要是针对文艺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但从广义上说适用于所有的翻译。

上述翻译标准从不同角度揭示出翻译的本质,即: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必须做到忠实“原作”。虽然从语言深层的思想、思维和文化问题这一层面来看,翻译不可能做到绝对“对等”或绝对忠实“源文本”^[6],但“目标文本与源文本的‘对等性’是‘翻译范畴’的必要因素,至少就什么是‘标准的’、‘合格的’或‘合适的’翻译而言,目标文本和源文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等’。就像‘转换’构成‘翻译’的先决条件一样,没有了‘对等性’也就同样不存在了‘翻译’”^[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把由语言深层的思想、思维和文化问题而引起的非绝对的“翻译对等”理解为“相对对等”。

总之,“忠实”、“对等”是翻译活动,特别是以客观性和准确性为基本特征的科技翻译的本质。“准确是科技文献翻译的基本原则。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准确地、完整地、科学地表达原文的内容,包括思想、精神与风格。”^[8]

二、林业文献英译现状

“忠实”、“对等”是翻译,特别是科技翻译的本质标准,但由于种种原因,林业文献翻译实践中,违背这一标准的现象却屡见不鲜。

1. 新词翻译望文生义

近年来,随着林业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出现了许多新词。但由于没有固定译法,译者翻译新词时望文生义的现象较为严重。如“林地流转”,即“国有林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指在不改变国有林地所有权和国有林地用途的前提下,使其使用权按一定的程序,以有偿的方式,由一方转让给另一方的经济行为”^[9]。可见,“流转”是一种有偿转让,应译成“transfer”: a conveyance of property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财产转让)^{[9]2249}。但许多译者却将“流转”译成“circulation”: movement to and fro, or around something, especially that of fluid in a closed system(尤指在封闭系统内液体)来回运行;循环,环流^{[10]381}。如《国有林地流转研究》的译文是“Study on Circulation of State-owned Forestland”,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某一地区的人们对国有林地的轮流使用。

2. 新词翻译脱离产生背景

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新事物的词语,因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词,译者的理解和翻译可谓是见仁见智,其中一些已脱离了新词产生的背景,与其本意大相径庭,“退耕还林”的翻译足以说明这一点。为便于分析,按基本意思将典型译法分类如下:

(1) 把耕地转换成林地: crop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converting slope farmland into forestry; conversion of cropland to forest; converting land for forest; removal land from cultivation for afforestation; slope land conversion to plantations;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等等。

(2) 把耕地还原为林地: forest rehabilitation from slope agriculture; Defarming-and-reafforestation Project; conversion of cultivated land back to forest 等等。

(3) 把耕地归还给林地: return land for farming to forestry; returning grain plots to forestry; returning cultivated land in steep hill to forest 等等。

还有一种译法“grain for green”含义不清,无法归类。

要确切地翻译新词,除考虑字面含义、语法结构外,还必须结合其产生背景。《退耕还林条例》于2003年1月20日开始实施,是国家用计划手段,以工程建

设的方式,通过政策引导,使沙化地和退化坡耕地向林(草)地的资源转化,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达到生态——经济系统重建的目的。也就是说,将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和容易造成沙化的耕地(这些地方在没有农耕前本来就是林地或草地),逐步停止耕作,造林种草,恢复植被^[11]。由此可见,第二类译法与这一术语的内涵基本一致,可作参考。

3. 老词新义翻译落后于时代

有些术语虽不属于新词,但其内涵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果译者仍停滞不前,对赋予新义的老词未赋予新的翻译,就无法做到对源文本的忠实,更谈不上准确传达林业信息。如“经济林”一词,根据传统教科书,营造经济林的主要目的是生产木材以外的其他林产品。所以, non-wood forest(s) 或 non-timber forest(s) 的译法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而 1998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对经济林的定义为:以生产果品、实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为主要目标的森林。显然,《森林法》把经济林定义为是为了获取经济效益的林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经济林”译成 economic forest(s) 是比较贴切的;而近几年出现的“cash forest”更是直截了当,不但字面简洁,而且意义明确,符合外国人的思维习惯^[12]。但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仍将“经济林”译为“non-wood forest”或“non-timber forest(s)”,如“经济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的译文是“Role of Non-wood Forest in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China”;“经济林跨越式发展之管见”的译文是“Some opinions on Nonwood Forest 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

4. 专业术语类别混淆不清

科技文献翻译工作者需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科技翻译的质量。但事实上,因缺乏专业知识而混淆专业术语类别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毛竹叶片N含量与SPAD值的相关性研究”的译文是“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tent N and SPAD in Bamboo's Leaf”,把“毛竹”译成了“Bamboo”。根据竹竿和竹鞭的生长情况“竹子(bamboo)”可分为三种类型:散生型、丛生型和混生型。而毛竹是散生型竹的代表,也就是说“毛竹”是“竹子”的一种,所以将“毛竹”译成“bamboo”不够严谨,应译成“mao bamboo”或“moso bamboo”^[13]。

5. 遗漏和拼写错误极为严重

由于缺乏严谨的翻译态度或扎实的英语基础知识,林业科技文献翻译中汉语拼音及英文字母的遗漏

和拼写错误极为严重。

例 1. “盐胁迫下 8 个经济林树种苗木反应特性的研究”被译为“Studies of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Eight Trees Species to Salt Stress”,漏掉了“cash forest”(经济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第一章第四条,森林分为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及特种用途林五大类别。显然,漏译了“cash forest”(经济林),只译出“Eight Trees Species”(8 个树种),使读者无法区分树种苗木所属的森林类别。

例 2. “人工林生长与收获预测模型的基本方法”被译成“Basic methods for establishing plantation stand growth estimate models”,漏掉了并列成分“and harvest”(与收获)。

例 3. “退耕还林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及对策”一文的关键词“退耕还林”的译文是“Retuning cultivated land for forest”,其中“Retuning”遗漏了字母“r”。

更有甚者,用汉语拼音替代翻译的术语竟也出现拼写错误。

例 4. “南酸枣酿酒酵母菌分离及南酸枣酒酿制研究”译成“Separation of S.cerevisiae &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Nansuanzhao Fruit Wine”。“枣”的正确拼法是“zao”,却被拼成了翘舌音“zhao”。

这些错误在影响林业信息交流的同时,也将降低译者的自身形象,破坏中国翻译界的声誉。

三、对策

1. 夯实双语功底

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其主要工具就是语言,语言基础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单其昌在《汉英翻译技巧》中强调指出:“如果一个人英文水平低,别的条件都具备,他只不过具备了全部翻译条件的百分之三十,还是不能进行翻译的。”George Steiner的“翻译研究即语言研究”则对翻译进行了更为精辟的概括^[13]。因此,扎实的双语功底是林业文献翻译的先决条件,是忠实、准确再现原文的前提。如果译者具备了良好的外语修养和扎实的汉语基本功,掌握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和互译规律,并能在翻译中恰当地加以运用,那么,他就具有了较强的驾驭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能力,在文献翻译中就能尽量避免误解、误译现象,从而提高译文质量。

2. 不断积累专业知识

如果说文字功底是文学翻译的前提,那么专业知识则是科技翻译的基石,因为科技翻译以传达科技信息为主要目的,译文准确与否是衡量科技翻译质量的

本质标准^{[14][44]}。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国翻译界的译者大都是英语专业出身,他们或不懂专业或对专业知之甚少。在很多情况下,译者仅靠字面意义去翻译,很难完全挖掘出林业文献的内涵,不但会使翻译的准确性大打折扣,而且可能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笑话。因此,在林业翻译中,要做到译文准确,译者必须通晓必要的专业知识,充分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熟练掌握同一事物的中英文表达方式,努力突破林业翻译瓶颈,争取使自己成为通才基础上的专才,杂家基础上的专家^{[15][46]}。

3. 挖掘语言承载的文化内涵

奈达曾明确指出,“翻译就是文化交际。”王克非把翻译更为具体地定义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16]。可见,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也不是语言、专业知识及翻译技巧的简单相加,它涉及两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各不相同,文化各有特点。因此,翻译既是跨语言的活动,也是跨文化的交际,即使是科技翻译,也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文化,语言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译者决不能孤立地看待和处理林业文献,既要注意文献术语表面的意思,了解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更要善于挖掘它们在一定社会语境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了解语言背后两种文化的异同,从而在翻译活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因素的转换中选择有效的翻译手法,再现原文的文化意蕴。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又能做到文化意义上的等值,真正达到忠实于原文的目的,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与移植。

4. 统一和规范林业术语翻译

术语译名的规范对科技发展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但中国林业文献的翻译现状表明,林业术语翻译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要使术语译名统一、规范,译者不但要掌握和运用翻译的基本理论,而且要特别强调和遵循统一译名的原则和方法。因此,广大翻译工作者应在总结国内外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和使用习惯,对何时采取“意译、音译、音意兼译、还原、形译(象译)、直接引用等,开展广泛研究,最后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原则,供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参照执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科技术语译名的不规范和混乱现象,使科技术语的译名尽量做到准确规范、科学统一^[17]。

Michael A. Hogg说:“态度在预测人们的行为方面也许很有用—如果我们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就可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由此可见,译文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翻译者的翻译态度:“与其说这是翻译水平问题,不如说是译者的意识、态度问题”^[18]。所以,译者除有扎实的双语功底,厚实的林业专业知识外,还要树立正确的翻译态度,并有意识地培养严谨的翻译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追字词之本义,穷用典之源头,从而有效地进行林业文献翻译。

参考文献:

- [1] 陈海莘. 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辩证统一[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3): 87-89.
- [2] Catford J C.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0.
- [3] 巴尔胡达罗夫. 语言与翻译[M]. 蔡毅, 等, 译.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85: 4.
- [4] 张今. 文学翻译原理[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8.
- [5] 王宏印. 英语翻译综合教程[M].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54.
- [6] 高玉. 翻译本质“二层次论”[J]. 外语学刊, 2002(2): 81.
- [7] 谭载喜. 翻译本质的绝对与相对属性[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7(1): 7.
- [8] 黄海滨. 试论科技英语翻译[J]. 青海大学学报, 2007(4): 98.
- [9] 王飞, 万志芳, 于志杰. 论国有林地流转的必要性[J]. 中国林业企业, 2005(71): 7.
- [10] Judy Pearsall, Patrick Hanks, Catherine Soanes, et al. The New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Z].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381, 2249.
- [11] 吴伟根, 方丽青. “退耕还林”英译管见[J]. 浙江林学院, 2006(6): 694-695.
- [12] 吴伟根, 方丽青. “经济林”一词的英译[J]. 中国翻译, 2003(1): 88.
- [13] 惠宇.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14]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5] 李海军, 彭劲松. 专业知识: 科技翻译的瓶颈[J]. 中国科技翻译, 2006(3): 44, 46.
- [16] 王克非. 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4): 47-50.
- [17] 黎土旺. 术语的翻译现状及其规范化[J]. 中南大学学报, 2007(4): 492-494.
- [18] 霍跃红. 回归翻译伦理: 译者应树立正确的荣辱观[M]. Sino-US English Teaching, USA, 2007, Volume 4, (11): 43.

责任编辑: 黄燕妮